



文章修飾論

张寿康 著

商务印书馆



文 章 修 饰 论

张 寿 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 北京

WÉNZHĀNG XIŪSHÌLŪN

文章修饰论

张寿康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64-X/H·424

1994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5千

印数 1600册

印张 8 1/8

定价: 6.1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什么是文章	1
(二) 什么是文章的修饰	6
(三) 文章的修饰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8
(四) 文章修饰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	11
第二章 一般文章的修改	13
(一) 前人谈修改文章和作品及修改实例	13
(二) 现代文章家、作家谈修改文章和作品及修改实例	24
(三) 讲论文章修饰的专书和论文	44
(四) 语言学家有关修改的议论和事例	46
(五) 自然科学家重视语文学习和重视修改文章的事例	64
(六) 文章为什么要修改, 修改什么? 修改的标准	66
(七) 修改的态度和过程	81
第三章 文件的修改	85
第四章 文稿的修改	128
第五章 从比较中学习	148
第六章 文章的评改	159
(一) 文章评改简史	159
(二) 文章评改实例	165
(三) 习作评改, 1. 评改习作的原则 2. 评改作文的步骤 3. 评和改 4. 在评改方面应注意的	

问题 5. 习作评改示例	174
(四) 值得注意的两点	186
第七章 评改举例	189
(一) 评改《用辩证唯物论指导看病》	189
(二) 评改《由博返约, 以约带博》	218
(三) 评改《多么壮丽啊, 祖国的河山》	240
附 本书部分引书表	250

第一章 绪论

（一）什么是文章

尽管人们写作文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对文章的认识是很晚才有的。这好像我们天天要说话，但对“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到了最近一些年才有所认识，尽管《说文解字》中已解释为“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庄子·天道》也说：

“语之所贵者，意也”。汉·刘熙《释名》上说：“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但是这些训诂性质的解释，多从表层方面说解，没有揭出语言的本质。直到19世纪初叶，列宁才规定了“语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的定义；近几年人们又认识到“语言是信息载体”，这才揭示了语言的本质。虽然人类写文章已经有了长期的实践过程，历史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文章家和有名的作品，但究竟什么是文章，今天也还需要研究。

在汉代以前，文章一词的意义和现在有别。文章，在古代写作“彰彰”。是有文彩的意思。《说文解字》九篇上：“彰，𧈧也”。段玉裁注：“有彰彰谓之彰。凡言文章皆当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彰：彰彰也。”段玉裁注：“古人作彰彰，今人作文章，非古也。彰，明也，通作章。”《说文解字》七篇上有部：“𧈧，有彰彰也。”这个“𧈧”字就是《论语·八佾》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郁”字，《论语·邢昺疏》：

“郁郁，文章貌”。彰彰都从彡，《说文》：“彡，毛饰画也，象形。”彡（音sān），也是有文彩的意思。《说文》上对“彩”字的解释也是“文章也”。后来“彰彰”省写成“文章”，仍是“有文彩和彩色鲜明”的意思。《周礼》还具体说明了什么样的色彩叫“文”，什么样的色彩叫“章”：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春秋战国时代的书，凡用到“文章”这个词的，大都是彩色的意思。如《论语·泰伯》中的“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里的文章，《何晏集解》说“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可以耳目循”。仍是文彩的意思，由文彩而借指威仪礼法（《邢昺疏》）。另外，如《庄子》上的“灭文章，散五彩”（文章与五彩为对文），《荀子·乐论》上的“其文章匿而采”，《楚辞·九章·橘颂》的“文章烂兮”当中的“文章”无一不是文采的意思。“文章”在古代还有法度的意思，如《诗·大雅·荡》序：“无纲纪文章。”在战国时期，文章有了法令的意义，《战国策·苏秦以连横说秦》：“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高诱注：“文章，法令也。”

可见，古代有两个文章：一个是彰彰（可省为文章），一个是文章。《说文解字》上说：“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遣）画者文之本义，彰彰者，彰之本义，义不同也。”《说文》上的“文”是文字的文，也就是《说文序》上说的“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的“文”。从《说文》的解释看来，“文”（父）也是文彩的意思。《说文》三篇上中说：“章：乐竟为一章，从音、十；十，数之终也。”（竟，《说文》的解释是“乐曲尽为竟”）《段注》：“歌所止曰章”。可见“文章”的本

义是书面语言的有所止的章节。“章”就是《诗经》上的“彼都人士，出言有章”的章。

可见，彰彰的本义是“有文彩和色彩鲜明”，而“文章”的本义是“有所止的书面语言（文字）的章节”。

我认为作为书面的“文章”的含义是“文章”的本义，这是合乎“文章”的词义发展实际的。

什么时候“文章”才有了现在的意思呢？那是到了汉代。《史记·儒林传》里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诏书律令，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文章与训辞为对文，意为文章写得很纯正，不是专指色彩了。班固的《两都赋序》上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这已是考卷上的文章了。《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这句话一说“文”，敷奏文章，可以采纳；一说“政”，明试以功，则有异绩。这里就是指现代文章的意义了。至于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的“文章经国之大业”，六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的《文章篇》，所用“文章”的意义，就更同于今日所说的“文章”了。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曹丕、颜之推，都没有对“什么是文章”加以概括。《论衡·正说》中有“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文心雕龙·章句》上说“积章而成篇”，《练字》上说“缀字成篇”。用意是说明篇章的构成，还不就是文章的定义。

到了宋代，朱熹说：“文者，顺理成章之谓也”。（见《朱子全书·论语》）这里说的是，文章是遵循事理，自有章法的，有了定义的味道。清代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中说：“属辞成篇，谓之文章”。这已经接近给文章下定义了。

新、旧编的《辞海》，新编《辞源》、《现代汉语词典》都有文章的条目，但只是语词的解释，如《辞海》（中华书局1938年版）：“文章，①犹言文字。②犹言文辞。”其他各种词书的解释大同小异，有的义项多一些，显然，这些解释都较粗疏。我们应当从反映论的角度，从语言和作用方面限定文章的含义。

从以上说的三个角度来限定文章，那就是：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这个限定的第一条是最根本的。“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来的。客观事物即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包括天上、地下、人事，也就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这些学科的文章，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没有从调查、研究、体验中得来的、经过大脑整理的材料，就谈不到文章。这是对文章内容的限定。有了这个限定，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了。我们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 我们所说的文章，不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及文艺散文（记实散文则属文章）。

2. 文章所反映的，必须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内容绝不允许虚构，不管是调查报告、总结、通讯报告、消息、史传文字、学术论文还是记实散文、政论文章，涉及到的人是有户口的，里边的事和理都应实际存在和符合实际的。如果掺假，则不信实。文学作品则不然，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是允许虚构。一个人物，可以脚在山西，手在河南，耳在广东，目在福建，可以创作孙悟空和猪八戒。

3. 写文章的心理活动主要是联想，这种联想即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类比联想，感性联想，理性联想等。可以是古今的，可以是中外的，可以是事理之间、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等等。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有联想，但主要是想象。想象是在头脑里改造记忆中的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诗歌要有“想象的翅膀”，小说、戏剧要虚构人物、情节，要创造典型。联想与想象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受如实的限制（实也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实，这种实也是可以联想的），必须在客观实在中进行；后者则不受此限，可以对客观事物进行想象、概括。

4. 文章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不同。写文章一般地说带有一定的工作性和日常应用性，工作报告、公报、决议、通报、通讯报告、调查报告、总结、简报都带有工作性质，论文也带有工作性质。启事、书信等带有日常应用的性质。这两类文章，对读者的社会功用是直接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艺散文对读者来说有鉴赏的作用，其对社会的功用是间接的。

以上这四点都是从“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生发出来的道理，说明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别。就此也可以说明，文章的修饰所谈的问题，限于文章的范围，但在说明语言修饰的问题时，用例不避开文学作品语言的用例，因为单纯的语言修改，文章与文学作品的修改上的道理并无不同。

文章大致可有五类：一是研究性文章，包括学术论文和某些学科性的说明文章；二是工作性文章，包括前面说的工作报告等；三是日常应用性文章，如启事、申请书、书信等。四是自发性文章，如报刊上由作者自发写出来的小考据文章、记实散

文,等等。五是练习性文章,包括各级学校学生的习作(另有很多教学道理可说)。我们谈文章修饰时引用的事例,大约不出以上的五种类型的文章。

限定的第二条“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主要是从形式上说的,吸收了清代阮元的说法。组成篇章,说的是文章是有结构组织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书面语言”是上位概念,是说文章是写下来的话,说出来的连贯性语言叫话语,研究话语的是话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话语的著作有王福祥同志写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版)。话语语言学与文章学有密切的关系。

限定的第三条“是社会发展的工具”。这是从文章的社会作用上说的。我们知道,文章既是信息的载体,又是学习的工具和总结、记录经验。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是靠文章来协调整个社会生活,国家机器才得以转动的。不论是上命下达还是下情上宣,多要通过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业”,确实如此。

“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文赋》)。一切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历代的社会斗争经验,都要总结、巩固在文章的形式里,才能宜之当世,传之久远,所以说文章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二) 什么是文章的修饰

我们讲的修饰是对文章的修饰。修饰一词见于《论语·宪问》:“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为命”,就是写政令文件,“草创”就

是起草，“讨论”中的“讨”，是寻求的意思，“论”是讲论，“讨论”主要说的是论断是非；“修饰”指的是损益，或增或删除；“润色”指的是增润文采。我们所说的“修饰”要宽一些，包括讨论、修饰、润色的全部内容。《论语·宪问》上说的是郑国起草文件的过程。写文章这样认真不仅限于古人，现在中共中央的许多文件，如《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大的报告》都是十易其稿的。在国外，美国的写作班子给总统起草讲话稿也是这样。可见不论古今中外，在写文章，特别是写重要文章的时候都是十分重视修饰的。

文章的修饰包括文章的修改和文章的评改两个内容。文章修改指作者（包括集体作者）修改自己的文章，是为了使文章能够更加“意能称物，文能逮意”。修改的幅度可大可小，大可以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小可以只改动几个语词；可以说从确定主旨，主旨提炼，用例的选择增删，结构的改变调整，到修辞方式的选用，语言的推敲，都在修改的范围之内。叶圣陶先生说：“文章写好了，马上交卷不行。要自己看，看一遍不够，要看几遍。工厂里，一个设计一次成功，恐怕是难得的。我们写文章一次成功，恐怕也是难得的。文章总要改的。开头起草，一定有缺点，有漏洞，有毛病。所以写完要看几遍。假如我原来的想法不到家，或者我写出来的话没针对我所想的，那就要改了。改，就是要使文章切合我所要表达的那个主题，达到的目的。”（见《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二期；《端正文风》）又说：“写了一节要重复诵读三四遍，多到十几遍，其实也不过增减几个字或者一两句而已。”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

十分切要。

评改别人的文章,幅度就要小得多,在内容、主旨方面,一般只删掉骈枝的部分或者提出意见,说说“怎样更好些”。修改者不能替作者改定主旨,添加很多内容。文章的繁简不当处,与主旨游离的材料可以芟除。材料与观点不符合的要指出由作者修改;文章的结构、层次难于钩画调整的,可以提些修改的建议,让作者自己去修改。应该说,主旨、结构方面的问题,多属评的范围。修改别人的文章,着力处在修改某些概念不清、判断失误,或修辞、语言运用不当,话不得体等方面。这些可以增、删、换、调,把原作修改得好一些。清·唐彪《读书作文谱·改文有法》条说:“阅童子之文宜随其立意而改之,通达其气脉字句,极能长发才思。”叶圣陶先生也说:“我一向认为,学生习作要改,但是老师须揣摩学生的原意,帮他们把原来的意思说清楚”(见《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致张寿康》,开明出版社,1989年,第96页)。唐彪和叶老的话,都是对学生作文说的,其实评改别人的文章,也应着意在斯。

(三) 文章的修饰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章学是研究文章的组织结构的内部规律和文章读写规律的学科。文章学的提法,宋朝就有。《二程遗书》里程颐就提出了:“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朱熹在《近思录》也引用过程颐的话。但这里只是泛论,没有理论系统,也没有成为一个学科。以后也有文章之学的提法。如清朝段玉裁记述戴东原的话是:“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

考核之学。”（见《戴东原集》序）桐城派的姚姬传在《述庵文钞序》上也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但文章学作为学科正式确立则是在1907年。这一年的《国粹学报》（第二册）上的《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中已正式列有文章学课程。1914年萧山来裕恂著《汉文典》中有《文章典》（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来裕恂认为“《马氏文通》固为杰作，但文规未备”。提出：“作文章典，见言语之功用”、“文章典所以论文之法则与体格”（见该书《自序》和《大旨》）。《文章典》是《文法》（字体、句法、章法、篇法）、《文诀》（文品、文要等）、《文体》（叙记、议论等）、《文论》（原理、界说、种类、文章发展变迁等）组成的系统，对今天研究文章学很有借鉴的价值，我们应当重视这部书。1923年顾实（1876—1956）写出了文章学的专著《文章学纲要·序论》（见《国学丛刊》第1卷第3期），序论中写道：“文章学者，教为文章传达思想最有效力之学术也。”又说：“文章学所研究者不但教以文章传达思想最有效力之原理学则，并须说其实施实用，故可称之曰学而兼术者也。”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揭示了文章学的性质和任务。20年代四川双流刘咸忻在《文学述林》中说：“讲章篇者则为文章学”。1924年叶圣陶先生的《作文论》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后，1926年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出版（中华书局），书中论述了字法、句法、篇法，并列出了记事文、实用文等文体。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龚自知的《文章学初编》，该书为历年教学之讲义，论述文章学的一般原理，如“文章材料之排列方法”等，认为“文章以思想为其内容，以字句

为其外形,故文章学之成立,实以论理学及文法学为基础。”又说:“文法学的研究限于字句,文章学的研究,则由字句以及篇章也。”(均见该书《绪论》)论述是允当的。1933年杨杏佛著《文章构造法》在上海中国图书编译馆出版,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汪馥泉的《文章概论》,有要素、特质、构成、体制、材料五章。40年代有两部文章学专著出版:一部是1942年蒋祖怡著的《文章学纂要》(重庆,正中书局版),论述了遣词造句、章篇安排、写作准备、文章流变等,勾画了文章学的轮廓;一部是刘启瑞著的《文章学十讲初稿》(重庆,作者自刊,1943年),十讲有释文章、取材料、运思想、选题目,等等。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吕叔湘、周振甫两位先生出版了《习作评改》,朱德熙同志于同年出版了《作文指导》(文章、词汇、语法角度),以上两书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1962年林祝敌在《文汇报》(4月19日)发表了《文章学初探》,同年张志公同志在《新闻业务》发表了《谈词章之学》(第2期),1980年8月《语文战线》发表了拙文《文章学古今谈》,重新提出了开展文章学研究的问题。

其后,文章学适应社会的需要得到发展,拙编《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拙著《文章丛谈》(知识出版社,1982年)、《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台北新学识出版中心,1990年)相继出版。而《古代文章学概论》(王凯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文章学》(徐江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孙贻山主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文章写作原理》(管金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文章学基础》(程福宁著,湖南大学出

版社,1987年),《文章新潮》(曾祥芹、洪珉编,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文章学探索》(曾祥芹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也陆续出版,当然,有关文章学的著述还不止于此。

综合看来,文章学研究的课题有文章学的概念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结构论、规律论、构件论、方法论、源流论、类别论、要素论、章法论、技法论、阅读论、文风论、风格论、修饰论、教学论,等等。文章的修饰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四) 文章修饰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

文章修饰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要如实地、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这是文章的最重要的功能。写文章,不管是理论问题,还是人物和事件,一次就能把客观事物认识清楚,写出初稿就文不加点,是极罕见的,大都要经过反复地思考研究,要把继续思考研究的结果,在初稿上反复进行修改。所谓推敲选择,最重要的是内容、思想的斟酌损益。这是写文章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不反复研究修饰,就不能反映正确,也就是晋代陆机《文赋》中说过的意能称物问题。

文章修饰的另一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的表达论。文章内容是正确的,但在遣词造句和修辞的选择上仍有最准确允当地契合文章内容和作者用心的表达问题。在词汇、语法、修辞、篇章上进行字斟句酌、同义选择、文从字顺、层次安排方面的考虑,务使语言的表达,能得心应手,恰如作者之意。这就是陆机

《文赋》中论述的文能逮意问题。

学习研究文章的修饰，一是要从文章中得作者的用心，从作者自己修改的初稿、定稿中，揣摩为什么要修改，从而得到在主旨、材料的如何统一方面，在层次安排、语句选择方面得到教益，从而提高认识，提高自己的语文表达的能力；二是在评改别人的文章方面，细读改笔和评语，吸收文章之长，借鉴文章之短，同样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语文表达和文章鉴赏能力。这是一种最切实的学习，在修改和评改上可以窥见作者的实践过程，正如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见《鲁迅全集》第6卷）中说的：“‘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惠列赛耶夫的《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也正如郭绍虞先生说过的：“阅修正之例，易悟锤炼之方。”（《学文示例》，开明书店1946年版第1页）这是文章修饰的实用意义。